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三十五回 飛鳳山白豔紅招婿 聚虎堂小福祿逃婚

只見金風颯颯來，蟬鳴暑退心慘懷。悲蛩繞階聲幽韻，鴻雁來賓過燕台。

話表徐夫人聞小福祿欲闕御狀，不由含淚說：「可敬你這孩子一片義膽忠肝，曾奈叩闈一事如何使得？莫說天子不准，性命難保，即使蒙聖上憐佑，這千里迢迢，你如何獨行？再則少爺遭冤，眼見得抵命身亡，老身焉能令你這十五歲的孩童再死於無辜？斷斷去不得。」小福祿口尊：「太夫人，奴才不去，少主人斷不能生。奴才若去，小主人或可不死。若謂天威咫尺，只要奴才心堅，定可蒙天保佑。倘蒙聖上憐憫，准了狀詞，必派欽差前來查辦。那時小主人奇冤立雪，就是奴才亦得一救主的名譽。若言千里迢迢，奴才是不畏勞碌。此去皆是康莊大路，他人可走，奴才豈不能行？只求太夫人多賞盤川，到京夠使用的方可。萬望太夫人恩允，如執意不允，奴才就死在太夫人面前，一了殘生。就請一言，奴才的生死便決於頃刻。」一旁李、錢二位夫人聞言，大加贊羨，口呼：「賢妹，既是福祿具此忠義，就令他前去。倘若蒙天保佑，救出大姪，也未可定。日後必須另眼看待他才是。」徐夫人說：「如果福祿將吾兒救出，老身收他為義子。」這福祿見太夫人准他上京，心中暗喜。遂站起身，出門便到監中，向文炳言明上京叩闈，暫在監中耐等。言畢，主僕灑淚而別。

當晚，徐老夫人就取出一百兩黃金，一百兩花銀，交給福祿。福祿即收藏停當，次日辭別太夫人上馬而去。一路上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已有二十餘日。這日到了北通州地界，只見迎面有座高山，甚是險峻。正在觀看，忽聽馬前「撲撲」兩聲，從半空中落下兩名婢女，小福祿嚇了一跳。定睛一看，這兩名婢女皆是一樣的裝束，手執雙劍，向福祿說：「俺們奉小姐之命，特請你上山，有話面講。」小福祿正要問話，那兩名婢女不容問話，遂牽福祿坐驢，只望山上而行。福祿暗想，這兩名婢女甚是勇猛，若說他是強盜，又極美貌，不似強盜行為。說他家小姐請我，我不認得他家小姐是何人？正在胡思亂想，已到了大寨。那兩名婢女把福祿拖下馬來，令其跪下。福祿只得跪倒，窺見上面坐著一位佳人。頭戴雉冠，身穿金鱗水紅繡襖，內襯魚鱗金葉鎧甲，玲瓏玉帶纏腰。杏眼柳眉，朱唇玉齒，真乃花容絕代，玉面驚人。忽聽上面問：「你這孩子姓甚名誰？住居何處？經過山前欲往何處？從實訴來。少有支吾，看刀伺候！」兩名婢女又著手立在兩旁，喝道：「小姐問你話，你快實講！」福祿不敢直言，遂口呼：「小姐，我名徐文炳，家住杭州，父親曾作天官，現已去世，只有母親祝氏在堂。小生為功名前往北闈鄉試，不幸小僕在客店病故，匹馬獨自回鄉，從此經過。蒙小姐遣令婢邀小生造寶山，請示小姐意欲何為？」那女子聞言，命人設座，令徐公子落座，便口道：「徐公子有所不知，奴本非強盜，先父曾作總兵，只因劉瑾擅權，擾亂國政。奴先父被他所害，奴母女藏身無地，遂帶飛雲、掣電兩個婢女，逃奔他鄉。路過此飛鳳山，遇見草寇，被奴同小婢將草寇殺敗，他等便請奴為尊。奴亦因無處棲身，便借此為權宜之計。只待除了奸賊，雪恨伸冤，那時再棄暗投明，匡扶聖主。山林之地，奴豈甘埋沒終身？奴名白豔紅，自號為雲中鳳是也。公子勿驚，請少待尚有話講。」遂令人收拾書房，請公子書房暫歇。言畢，入後堂去了。

眾嘍囉遵令，灑掃書房畢，請公子書房款待。小福祿此時身不由己，只得隻身坐在書房之內。少時，只見那兩名婢女進書房，口呼：「徐公子，老夫人有請。」小福祿聞言，只得跟隨婢女至後堂。見堂中端坐一人，體態莊嚴，舉止不俗，真是夫人模樣。福祿方欲下跪，那老夫人含笑口呼：「徐公子免禮，請坐。」婢女獻茶，老夫人注目，將福祿看了一遍，心下十分羨慕。遂言道：「老身家世已經小女言明，母女匿跡山林，也是權宜之計。但則小女年已二八，尚且待字，公子乃名門之裔，意欲招為坦腹。原知仰攀高第，慚愧難禁。仔細思量，先夫也作總兵，似尚門庭相當，尚望勿卻。即許良緣，此為老身幸事。」小福祿聞言，不由兩難。暗思：「若不應允，必為刀下之鬼，不能去救少主人。不若權且允下，俟主冤已雪，即將此女與公子匹配，不算辱了門第。」想罷，說：「承老夫人錯愛，敢不允從。惟恐有辱門楣，實深慚愧。」口呼：「岳母請上，受小婿一拜。」白老夫人滿心歡喜，遂將福祿扶起，立刻命人預備喜筵，當晚成就花燭。小福祿聞言，心中大驚，口尊：「岳母在上，小婿有一言奉稟。家母在堂，不告而婚，於理似有未合。容俟小婿回杭後，稟知家母，當遣媒灼前來親迎。今日就一語為定，花燭良辰且待異日。」白老夫人笑說：「公子毋須推諉，誠如君言，分明是脫身之計。天緣既合，何必耽遲？還是今日成就的好。」覆命丫環，速備香湯，給姑爺沐浴。兩旁答應，遂將福祿擁至書房，催促沐浴。又送來一套新衣，催著更換。小福祿沒法，只得更換。有人相陪，只羞的小福祿面紅過耳，低頭不語。